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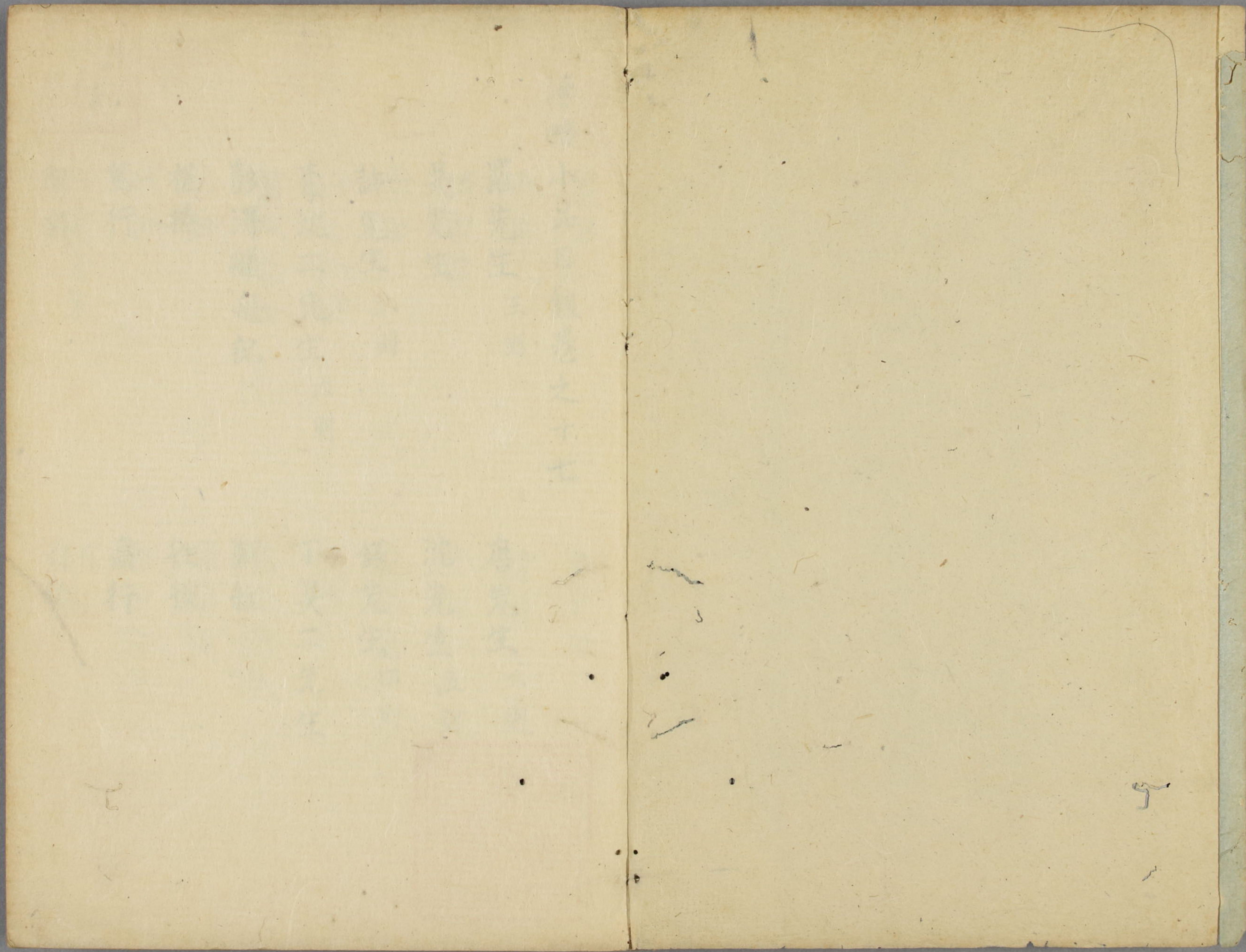
湧幢小品

十七十八

15
88
9









門  
號  
卷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七

羅先生 三則

吳先生

許先生 六則

李沈二先生 六則

彭澤艤舟記

槎捧

篤行

辭錢

唐先生 六則

沈先生 五則

錢先生 四則

丁吳二先生

斷維

徃役

高行

引髮





不食官米

真我

占地

陳湖道士

二則

忤子心動

償金

致富物

與傘

醬楊

酌水

儒宗可兒

散家財

道化惡人

竹軒

全稅金

免禍

二則

報謝

步皇城

清計簿

山遊

酒禁

醉龍虎

醉後詩文

新掛教範

酒趣

八崖

挾洽

處士

截頭尾

頭腦酒

二則

清歡

趣擊賊

繪圖私謚

大嘍

酒喻

飲會





貴人持齋

心口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為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回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為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醜金以為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為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



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  
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  
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  
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  
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  
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  
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為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  
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為樂乎自洪  
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為報  
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為樂平日不敢自為  
樂一日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為樂非君子  
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  
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  
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  
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  
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  
固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  
辭不然將掃跡一榻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



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  
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  
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為知州過一菴中接流  
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循字遵  
善號  
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  
出未嘗為知州

遵善公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蜀褐同  
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  
故戲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目逆  
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  
許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  
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為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  
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論  
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畱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  
走出棧道卸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畱也時已昏  
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  
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覘語作



起問之已為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扁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蔽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偃僂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舖家人取路傍碎磚舖人出謀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眾為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蔽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丹舟牽星其尾蓬僕怒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

陳后岡束沒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為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干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官噫只此一節先



生之過人遠矣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闡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于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于則魯國之祭鄉先生于社者當太牢于三桓而不當太牢于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于社與祭于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謚

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于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耻生員舖醜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耻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魚賴為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



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  
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鏑  
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己爾此語最  
然為文恭易為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質  
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  
也出山任事日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  
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為下僚老  
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奔州兄弟以一卒  
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世廟實以邊倣懷怒托  
此為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于朝何者  
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  
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  
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  
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江濱濯



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  
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  
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  
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  
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  
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  
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  
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衷一敗絮襖又時  
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  
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  
緒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  
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  
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  
石布二匹遣贈吳生為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  
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為是者徒心  
奮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  
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比明  
祝氏諸族人少長濟々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



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  
昂者備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鏤  
心鉛繫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跡  
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能舫入郡  
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  
葢公素貌侵又取其一目布衣纏帽局促舟中舟  
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搗其為農庄人欲道辱之公  
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悞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  
當代為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

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道  
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  
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  
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相愼也偏責公不可如知  
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  
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  
之費於是兩生懍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  
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  
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



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為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為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張太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尚寶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過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縴一人把楫遇農船縴呈不能去自頂席扉揭之適與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吳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藉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翁既宿儒試多居首獨死于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美冠冠素為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鏡宇先生只輕々點綴翁閱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此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卽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

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為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仆起功名之會怡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為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卽  
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況實有而闢之闢之則  
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  
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沉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  
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  
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卽  
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  
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為主先生師之  
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  
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  
傍徨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既至親下隄扶掖  
懽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  
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  
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為語次一座帖  
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  
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頌之正色曰蒙 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慨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今亭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留為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声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獎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闊之誚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唐張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誰為至者此言出于人臣為干進用人者于此細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于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卽罷歸蓋同官某構于大司馬楊虞坡楊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農事至親操畚鍤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

時名三試皆第

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矐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々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年乃沒士完卽吾友繼修今為

山東制府縝密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竒之以從女歸焉生

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女童 氏逸 歸謂

茅曰杜女膚紅生子必貴遂 納之果育繼

修茅愛而乳之愈於所生為 沈翼洲先生之女

先生甚重其壻女亦 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

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大或貧繼修極力極

之不使失所茅真賢婦人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

隻眼 予得壻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生誌之最詳未云論學確為孔門嫡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夫於疎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槩以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當受籙同試生邵鈇以廩居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優宜籙如故林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為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  
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  
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見余即隨往言次  
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讌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  
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  
樸好負手獨行而于風致亦不減沈嘗遙指私謂  
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曰首嗜曰莫



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  
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  
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  
麟  
亭席中譚及名伎薛五李津津色喜  
沈愈謹愈喜竟席極懽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  
能己己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晚行  
將至東門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  
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  
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  
亦不為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  
人奉主命擒去撞之納於鷓首中孝廉二人怒目  
斷々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  
我且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  
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々移舟去沈先生  
止自讓其僕不以為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昆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  
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



狼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刻方為圓斂噪而默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尚書尚書寧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謚猶未之及母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況干同而未稽于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涂縣令肅公廩方為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卽見先生曰柱史至縣界則令為主公為客今來謁則公為主我為客不得遲之蕭願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既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間是間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



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卽此意也  
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  
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  
乳母適其夫至畱宿有娠大恚曰吾面目目見主  
翁繼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  
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  
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為法然久  
之所云仁心為質者于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  
下第歸復延晴川于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  
動以礼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  
未嘗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  
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贍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  
緣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  
朴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  
每濟于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



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  
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為張江陵本房則  
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  
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為主考蒲  
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白落落乃止後  
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改揚州孤子行一意褻嫉  
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  
相知歲必一往餽食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  
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  
再拜慟哭棄其米綿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  
吳邑々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  
然相公喜謂其子緩山曰平涵非妄言者其冬吳  
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  
懽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壺滂曰非公誰  
為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道



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傅或庭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為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稱頌者面而發赤且怩然不悅蓋其意以為窺我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陂夷險略不為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餘慶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為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脉乃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呂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艤舟記

鄒南皋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母舟整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墮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



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  
止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  
平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麤醜恐不可令知者見且  
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  
帶以去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  
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族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  
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 斷維

王塘南先生版闕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輳  
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  
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  
生危坐不為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  
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  
也

###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  
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盂  
空中有神語曰莫浸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



洗得清々淨々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  
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真復禮道東之  
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  
之會秦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  
一峰書院之會又有智度敬業諸小會時々舉行  
地多溪澗水學者每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  
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梭  
舟中應声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  
且怒拏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声  
徹林木隱々數里不絕或疑為僊也題曰漁父何  
遷次孫登車有魚直從煙水去已絕洞度湖

###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干縣南郭鳳隸助  
人引船遇有鬪者為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  
住吏執以送縣々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  
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  
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  
缺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々自防不



得少越

徃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藻繪需諸畫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詔攝者曰魚恐老母第畱其所當畫者且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徃役非辱也遂潛徃訖上終亦不見曹而還魚何曹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菴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徧諭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閣閣湫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為謝卒亦不蒲伏



庭階也

篤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窓少聰慧日記萬言為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為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即走匿惟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怙然安之父賈閩清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因父憐其孤悉蠲予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蠲之子受之耶違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營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天一炁真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為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乙巳大款買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



招鑛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  
達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鑛  
夫磨刀霍々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  
詩自題月窻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柱影高衣月下  
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扃又曰小構  
幽窻與月通清輝堂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  
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  
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  
物甚安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  
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慎勿效  
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来識更  
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鄉  
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懼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  
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  
先復臥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  
亟索衣欲起遂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  
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為牛觸  
僵仆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



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饑牛  
饑則魚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敘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  
故有一侍婢卽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踞請再娶  
峻拒之曰余德非會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  
許敬菴先生時為督學弔以詩曰丈人高行冠鄉  
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  
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  
少微星殞歿令人灑淚滿襟裾

### 辨錢

張真絳人以賈之上郡有僧行乞輟所食食之再  
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為此細事寧足  
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  
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  
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固辨僧謝曰奈何以小  
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真  
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



子母還之舜曰余藐焉疇依持此何為不聽內諸  
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瀉盪水于地水入壁隙中  
如注發視之有錢一鑿遽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  
重慶太守

### 引髮

孫文耀僑居攜李值烏寇瘞死者以千百計一日  
隣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母返顧則  
寇逼跬步間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蘆葦委曲  
出之出而隣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資以歸

###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  
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  
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  
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々待盡矣時嶽廟有  
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  
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  
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  
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



為不可及因出其食々之蘊音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于衛官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細巾二頂其子拾之蘊音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為謝蘊音竟却不受年五十一卒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鶴令長安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川南大夫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生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亦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稽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費而歸未幾卒詩集傳于世



真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丐衣食一狗其請則真我者喪矣故我于飢寒疾病乃至夙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大栗烈或挾之炙于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曝日以自偏以為不義而不可為也後生卒以飢凍重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日噫涵死矣

儒宗可兒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聞寧慶人厚招遊士避入匡廬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署賓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呼曰可兒可兒儒亦以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速字維正宗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畧者輒自寬曰占地占不得天嘗窒塘為鄉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而墓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中有王仲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或以為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和果敗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以與秀棄為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曰閉雲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週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筠之子忤而避于野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己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



為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  
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  
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々好面折人過  
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  
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為上  
賓素習家礼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  
礼致不輕造訪々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  
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  
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  
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 償金

海門縣崔鎮以税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券  
而負焉鎮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為守廉其狀命  
訟工對曰鎮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  
歎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己也遂償殫半  
子潤孫崑曾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詹



事學士

全稅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  
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  
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儼以刃死拒  
如初刺殺之盡其私藏而賦金扁深處得全令丞  
親臨弔祭妻李氏尚少厲志教二子家日起二子  
伯積仲科俱官典膳孫三次軌進士給事中

致富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時  
指索金相目曰此王威寧富物也致之死不恨殮  
甫畢炫以騎橐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  
爾為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  
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己功署其名授百  
戶炫竟與從子人兩賢之己賈于廣陵為德日益  
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字叔防舉嘉靖壬辰進士庶  
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禍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  
克里長縣簿陳管冊遲悞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  
逃竄叔良獨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贖之陳曰汝  
同事相周患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  
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悞坐承軍者三十  
六家又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既畢叔良計令  
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詫之及解  
至京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挈領而見  
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欵今縣中各都皆有承軍  
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四三輩  
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嫚罵之應期獨否又時  
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々不肯進若有所  
待同舟者諍欲加鞭頃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  
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願毋犯  
執同舟者榜撻甚楚劫其貲一空比去應期橐槓  
識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  
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露濕然嫌疑當遠委傘  
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  
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  
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  
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  
都

報謝

王士良中都人有友相與其密友之子流客忘歸  
遂死捐索付士良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諾  
畢卽瞑矣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卽舉以付  
子復散盡又數々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籌生計  
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為  
上官所知委差贏得千金父尚在資以老忽道士  
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  
興沈姓者資數千金為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  
代為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  
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資者越一二年事寢纔出資



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于縣之豪  
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焉子卽婚于豪有違言挈  
妻以逃而其產竟為豪所得

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  
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扶雲霧入其門蔣親  
遇見仆地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  
溫氏聞而往視咸竒駭以為有天

### 醬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為業人呼為醬楊天  
順初迎 變之役武官曹女爭乘勢納賂以冒官  
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僥人  
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  
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  
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  
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  
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敏又贍其女弟以居

###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而皇城見其軀



石堦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十幾百有  
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  
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  
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備書錢不得  
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頃即中文泰惡其瀆也  
送法司訊治既贖罪賈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  
不置通己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  
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  
遺失及遭沮抑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  
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慙  
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  
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  
之以管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為  
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  
顧笑且抑之至于叅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昂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為令察而  
重之躬礼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詭以千數民



大悅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  
公聞而咨嗟為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琬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  
淵源氣魄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声遠應雷貧而  
同處士之節學問清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  
僅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幻遊必擇  
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  
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  
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川與談西湖之勝便  
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  
嶽山人其自稱干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  
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  
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  
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句可謂山腹談說  
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



口欲流涎可謂山古解意蒼然追隨不倦搜奇剔  
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  
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  
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賞

截及尾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  
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  
此句上有一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干義二字  
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待  
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  
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卽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  
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衆皆請赦  
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及之其嚴如此  
蓋深慮軍食不得一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  
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貴于粳米而世家子弟  
向號醇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為晝種秫亦



信往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  
環之理也

###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實大碗中注熱酒遞客  
名曰頭腦酒蓋以辟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  
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以腦酒 祖宗之體卹  
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通用之近持推  
己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克  
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

瑞州教宗伯銑與吳宗伯伯山 家相近教豪飲大  
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  
出句欲教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教  
應声曰寒朝最愛及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  
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  
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 清歡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  
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  
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興宗字友開所弛不羈豪于詩酒詩文必  
醉乃能為之愈酒言愈奇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  
濮州學正懷檄飲市中醉而遺將行親友祖送之  
始言其故衆咸咋愕王曰命焉爾毫不為動至元  
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哆吻奮鬚狀似  
武人張素聞其名奇之握手如平生辟為掾無何  
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  
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  
為狂子

趣擊賊

嘉靖庚戌虜十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  
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賊  
達謂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且乃發胡大怒將劾  
之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大虜圍之



數重與椿皆力戰死敗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書  
為二將請卹典而匿其發縱狀給事中 禹遂劾  
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戍陝  
西靖虜衛

### 新掛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卽狂肆大醉  
後或著篔簹效古牛鬣鼻囚諸飲或舞蝦蟆鷓鴣路鳥漁  
唱巫歌謹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  
頓首具大罵曰此惡物吾讎也平生恨見之何為  
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  
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却退桐  
以手招曰休避請看新掛教範士皆驚訝後 休避  
值不飲時斂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扇仗義始知  
重之丘深菴嘗譬之為水秋則漫山平谷折木崩  
岸入冬則成川為淵供飲利溉

### 繪圖私謚

唐桂芳歛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峰精舍有  
當道若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噉起舞太守李公訥



喜之繪為圖嘗私謚淵明為酒聖陶先生王無功  
為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  
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沈醉不止或披衣哭泣  
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蓋佯狂云

###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僊醉鄉侯  
尚矣唐汝陽王璵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甚佳近  
日袁遼府載陽王孫豪俊能詩自稱麴部尚書因  
以名集尤佳余量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  
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適居農庄  
稱曰林子監學正可乎

### 聞大嘔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  
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  
吐所有市人大嘔萬里敏于文久不第得官經歷  
致仕

###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



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爛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為副使督學浙中干補考拔陶石匱祭酒人稱其精鑒陞叅政罷歸能飲酒所至命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為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為兵兵可十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十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々無

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胃氣虛弱澹泄為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罍自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既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歌枕聽之迨亟間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如此

浹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



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  
吾興在是非淡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  
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于家

飲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  
一不得不應恐其以為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  
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  
通籍後即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  
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挫厨人乃以腥汁合  
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佳  
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  
甚嚇厨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問齋  
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脩齋誦經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  
為疑後試之良驗蓋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





而况于人乃知其言有味却均一蛇心也有托之  
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為標  
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  
藏機者列應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為  
蛇蛇亦復能為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機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精經史 二則

啖助解義

班史

宋史 二則

史難信

襲影

訓註

撰記 二則

士夫守禮

史名

唐史記

不列監修官

信大節

儒禪演語

字法

文選 二則



韓文 五則

蘇文 五則

焚枕文

啟戲

文冗長 二則

文淫妖

序文之多

懺悔

通典有本 二則

浙文

叙文首尾

文字簡古

文照顧 六則

文奇字

河下皂隸

換字

千字文

志錄集 四則

書已先做 三則

碧雲駮

文人喜憎

名義 九則

事起 十七則

稱謂 四則

名字互重

呼名 四則

百千萬姓編

書名先取

古板不可改

正揚

字義字起 四十五則

字義異同

名姓字號 十二則

農丈人

二王改名



銜次對揖

... 湖上朱國禎輯 ... 精經史 ...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 ... 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為考試官亦 ... 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 ... 知去取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  
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為考試官亦  
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  
知去取  
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官泗獨為農而通經  
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



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  
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干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  
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為毋  
不敬人稱敏妙

###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  
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初乃升及位

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

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為士者辨髮短  
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于上冀獲速仕然有志  
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既  
守礼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

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為寇噫  
豈偶然哉

###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  
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



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  
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  
史佚狐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  
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着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檣杙之為物能逆  
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  
私改史記詔收回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  
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為漢書天子竒之除蘭臺  
令使成前書唐天宝初鄭虔棗陽人為協律郎綴  
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  
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  
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  
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為  
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



則禁私史 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何異而然  
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纔直得三錢  
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  
五卷取入秘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諧劉泊太子瑛  
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  
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白首  
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  
後蘇內翰與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  
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  
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于胡元之手真可浩  
歎永樂中編修周敘以為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  
余初為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  
矣無可望矣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  
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  
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  
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婉漢唐而有光  
金之為金比元魏而猶款宜有分別附金于宋書  
奏不省揭後斯海是之而夷臣自相為力主之揭  
不能違也

###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潛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  
實錄有馴大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  
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  
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者水成書不列監修  
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  
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魚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  
棄子抱姪猶曰念兄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  
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携去子又再縛之而去



則天性滅矣其魚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  
伯道決不狼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  
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  
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  
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  
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  
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為晏  
臨菑川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積  
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龍衣影

古書中儘有龍衣影處只如瞽瞍二字從目從耳真  
源賦便云舜糶米平陽為父詎日日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為寒山詩儒語演為擊壤集此聖人平易  
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據百家俾周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而祐以為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不可少也

房瑄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特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璿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于裴肅為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鏗誘山越為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為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特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儀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于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牘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為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註為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解今稱為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



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  
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  
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  
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拶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  
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  
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々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  
輩恨之至今曉々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  
工矣味之翻是讚歎誇張却不為恨

退之肥而寡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謚曰文  
後人題像遂誤以為昌黎

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關係佛而故  
以此挫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為守易以木王  
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  
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



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為證其  
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頤茹邪四字見之便  
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  
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  
鹿門王敬所唐一庵張涌川許雲邨徐子與蔡曰  
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  
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緯真天才駿發法度  
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  
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  
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川余  
嘗執此說為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雞江天祥與張姓者為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  
欲請兵行勦唐一庵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



儼以長繫免其家儿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  
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  
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  
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以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  
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興今尚式  
微殆天之未死者與

叙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會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  
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  
會蓋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為耻蓋坐以  
首為耻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  
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各一元 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潞水不  
畊訟于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  
秉耒之耕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為捧腹未  
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  
衣玉帳歛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為問舍求田



之計本覓禾麻之野翻成燼水之鄉汪汪千頃之  
波惟見浴鳧而飛鷺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  
帶牛已懸罄於橐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  
見此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掉王將軍之武庫  
東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  
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百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  
自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邕者為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晃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  
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謂定  
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為漫師師漫者挫隋  
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挫宋  
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 太祖堂  
滌世之師 太宗為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  
詩中二句云可恠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  
大有情致今之不為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制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緘何過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 文照顧

叙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脅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語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物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過主自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鷓鴣猥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卽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祭譽堯己非況罵堯以與言舜乎

嘉魚城記曰上則洞庭下則彭蠡苻萑為警縣當



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  
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縮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  
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  
大煩簡亦如之比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  
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  
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  
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為重然不過  
間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  
者即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  
知某之為某也

### 文淫妖

布衣王彛字宗常有操行為文本經術會稽楊維  
禎以文主盟四海彛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  
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  
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欽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欽為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欽之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過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懺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于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曆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懺悔已甚而近日諸家文集當有以自振矣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但  
之通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  
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  
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己死  
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  
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  
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繼被知  
英主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興嗣薦于武帝法帖中  
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  
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  
也我朝千百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



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聃氏復  
有萬姓譜我郡凌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錄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  
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  
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恠錄揚用脩改為幽恠錄因世廟

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  
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  
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為  
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  
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羅薦施松慚  
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  
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  
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邠字貢父有公非集  
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書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為狀  
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于  
世自名為玉海玉以此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  
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為季漢書尊昭烈以繼  
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  
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  
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為妥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  
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  
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  
書何如豈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耶俞吳江人鄭太  
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  
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胡南京人



胡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為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問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子字眼不對卽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訛習年猶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駮

宋有碧雲駮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駮者廐馬莊憲太后臨朝以則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雷之上閑遂為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及仲尹既敗家破畧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呼其夫人為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日魏泰所作

正揚

楊用脩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揚又有正正



揚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誌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誌則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 字義字起

篋篋韻書四豪篋字下注云篋篋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鷗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

蠻村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為水克火改為雒此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雒戎并左傳皆作雒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并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灋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廌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正者卽多也御史冠廌亦曰執法

元命苞苻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啗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公為公蓋分公卽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樂記獲雜子女鄭註曰獲當為優孔達曰獲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優字一曰者惜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声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註另古瓦翻卽別字也剛一作昂



賦鵬二字為壯年謫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魚艸今於字草作

禮為礼處為礼與為与皆說文本字彙為弃饑為

亦正文也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烝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為鰥今人從之未有用烝者

大學曰矢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矰矰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繫繫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為一不知正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櫬盛屍謂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為扶櫬而長年用帆檣所呼為力索者亦以為欠新改寫作力繩櫬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邠鄆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



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為涉朱子考異已著其  
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幾墓志蕃  
船至步有下碇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  
鐵鑪步至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  
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  
迎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次  
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  
墟水津曰步晉步卽渙人施晷處也張勃吳錄地

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  
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  
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  
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  
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  
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  
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克牙行埠頭  
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盤作繭曰上山  
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鰲山影曰合山江邊人



伐荻曰山上去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壽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為樂旬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錡擇善射者為一軍曰挽硬弓隨身胡奚雜類虬須者為一軍曰蕃落健兒稟賜十倍使號錡為假父

子雙生曰孿又曰孛

竄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陸厥傳

僕邀一作祿藪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為相用

瑀為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作相天下魚債

帥

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

日開



弇州卮言深謂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為棘刺之棘明矣曰棘圍者蓋取警急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兩兩束濕不可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譁圍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墻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圍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 國朝曰入簾撤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為二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畱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同于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暮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頰進言玄



宗得石還其後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濫也

冥服襚禮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于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

鳳泉里執苦養母以墨致富後為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篆曰帝鴻

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旬出河東記韋齊

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

魂遊岱宗而戴躍又河東前矣

王文公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蕪東坡祖名序故

為人作序皆用敘字文以為未多改作引而謂字

序曰字說張芝與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

帝陛下今人或効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間發語不然之

辭乃方言之祖也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

音與高廉同其俗字頗多皆鄙野依附如奎音穩

音穩也音矮故音矮不音矮高音矮套音矮長音矮故音矮矮音矮不音矮矣音矮故音矮瘦音矮也音矮屈音矮山音矮石音矮

之巖也音矮門音矮關音矮也音矮余音矮水上也音矮人在音矮尖音矮入音矮水下也音矮隊音矮反音矮言音矮

隱身忽出也音矮起音矮故音矮鬍音矮也音矮并音矮束音矮取音矮反音矮以音矮石音矮自音矮范音矮成音矮大音矮

帥靜江時已有之見桂林志今又有望泉之類殆難

研究

俗語有五葦三厭之說厭字殊不解後讀孫真人

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

有扈主之誼烏魚有君臣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義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

弭即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

之名鹵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鳥罟為羅兔曰罟麋曰罟魚曰罟又曰罟

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旒又以帛續旒末為燕尾



者曰旆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有旂曰旂剝鳥皮毛  
寘之竿頭曰旗以白練為旒曰旒

一染曰纁今之紅也再曰赭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  
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礧山有  
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  
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小山曰岵大山曰嶺屬  
者曰嶧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  
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  
有坡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峯及曰厓屨曰嶺  
巖山如堂者曰厂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  
山形如累兩巖者曰隄山絕曰陁多小石曰礧多  
大石曰礧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岐山嶺無所通  
曰谿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  
之京

厓內為隩外為隄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為澗重  
厓為岸渙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為記別通於谷者  
為澗泉見一杯為澗澗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為灘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為潭源溪出於底下者為漢水決之澤為汧汧水不流大波為瀾小波為淪水草交曰湄潛行為泳

水注川為谿注雞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沂洞順流而下曰沂游橫絕其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泚小泚曰坻人所為為瀟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水草交曰湄湄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即位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先帝謚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速治萬安等罪以為人臣欺罔不忠之戒 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



以為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  
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  
多紕繆徒為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  
之良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為自古帝王所居  
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  
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  
言宮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  
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蒼惶當  
改惶為黃議以為宮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古韻  
惶字註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蒼惶亦作蒼黃然則  
蒼惶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  
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  
為如其式議以為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  
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為如其式不知有何式  
可肖洪謨曰御製靈明顯佑宮碑云禁城良隅海  
子濱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  
良隅則是在皇城内良隅非皇城外良隅也今顯



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良隅議以為本宮  
在皇城之北少東北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  
目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  
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  
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為本宮正在皇  
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  
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韻府羣玉當作熙字議以  
為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禴安嬉戲以致  
淮西反叛用嬉字為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  
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韻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今誤以為東阡萬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  
里為郊邦畿千里為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  
皆為郊圻矣議以為禮部韻註云路皆曰阡韓文  
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  
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甸甸采  
衛蠻夷鎮番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  
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  
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靈其不爽按韻書



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鬼靈不爽則是鬼靈不明  
議以為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  
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  
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  
傳註輸字異字俱宜改議以為合內外與合外內  
文義皆通其輸字異字官板原是紆字異字恐近  
時書坊私刻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先帝謚  
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為詆毀然議以為論語子絕  
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即絕無也謚議實是

稱頌

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況謚議係禮部

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既進  
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己嫁禍於人上日御製  
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妄肆詆毀本  
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事起

請封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  
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起于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  
引內熟

漢制總羣官為廳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鑿石崖為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塞  
山壁開五所鑿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  
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  
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斗之敗諸將戰死  
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  
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  
家丁卽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  
魏公

署書始于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  
允

五五連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羸疾自是



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

題碑額始

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

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

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鞶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為故事即

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

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

疆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國朝文武並

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鐵解起于周文襄公後朝廷下所在通行賢者

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名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莊周字休仲雍字孰哉解者曰

雍孰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蘇子瞻一字



和仲 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  
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 壺關三  
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  
秦氏

管牛金之子逃患改為牟又改為秦豈因通瑯琊  
妃事覺被罪而子為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  
員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棄  
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一字  
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  
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今以極品之官為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為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  
吳郡陸氏兄弟房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  
義何居襄原名衰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



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

子發丕堅粲童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

聖賢

其僭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

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卽從其姓致之名

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

臚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適陞唱

第蘇頌云當以入声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噴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士夫多為頑鈍權魯人所不足之

稱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

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

乃真歇也

策一稱大犧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為號要見尊

號之名已起于策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揚彪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為酒僮稱韋蘇州為詩僮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為兵僮文僮

范文正稱御史為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

農丈人

余漢城寅 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及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夫張千余為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沙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沙楠沈視蔡為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脩有王振司禮大監亦曰王振振既陷 駕土木王編脩耻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隆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為庶



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辨妖人亦曰王臣  
臣既伏誅王編脩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  
祖諱乞改名舜功有 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  
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昊等劾  
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  
違父命抑且煩瀆 聖聰當治其罪有 旨王臣  
無故攬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  
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叅駁不知是閣中所票  
抑 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  
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  
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  
乃為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為  
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  
兩廣入為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  
為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  
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為異



楊虞坡為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 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特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為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槩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南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稱謂間



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  
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  
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為南吏  
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逕出大言曰我  
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改南光祿  
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在  
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  
卽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  
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為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  
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既  
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  
祿用此例餘則否

###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礼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  
為之後遂為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  
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







